

宋

史

九一

列傳卷第七十三

宋史三百十四

關儀圖三上請鑾國事書丞相監修史領經筵事都總裁等奉

勅修

范仲淹

子純祐純禮

范純仁

子正平

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後

徙家江南遂爲蘇州吳縣人仲淹二歲而孤母更適

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少有志操旣長知其世家廼

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

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至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仲

淹不苦也舉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歸

養政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監泰州西溪
鹽稅遷大理寺丞徙監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官晏殊
知應天府聞仲淹名召賓府學上書請擇郡守舉縣
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服除以
殊薦爲祕閣校理仲淹汎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
質問爲執經講解亡所倦嘗推其奉以食四方遊士
諸子至易水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
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天聖
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壽仲
淹極言之且曰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顧與百官同

列南面而朝之不可爲後世法且上疏請太后還政
不報尋通判河中府徙陳州時方建太一宮及洪福
院市材木陝西仲淹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又侈
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也宜罷修寺觀
減常歲市木之數以蠲除積負又言恩倖多以内降
除官非太平之政事雖不行仁宗以爲忠太后崩召
爲右司諫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
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帝
爲詔中外母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遺誥以太妃楊
氏爲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曰太后母號也自古

無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
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歲大蝗旱江淮
京東滋甚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乃請間曰宮掖中
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廼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
開倉振之且禁民淫祀奏蠲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
鹽錢且條上拯敝十事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
閣爭之不能得明日將留百官揖宰相廷爭方至待
漏院有詔出知睦州歲餘徙蘇州州大水民田不得
耕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募人興作未就尋徙
明州轉運使奏留仲淹以畢其役許之拜尚書禮部

貲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判國子監遷吏部貲外郎
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
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
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
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曰洛陽險
固而汴爲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
當漸廣儲蓄繕宮室帝問夷簡夷簡曰此仲淹迂闊
之論也仲淹迺爲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
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
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陛下君

臣所引用皆朋黨也仲淹對益切由是罷知饒州殿中侍御史韓瀆希宰相旨請書仲淹朋黨揭之朝堂於是祕書丞余靖上言曰仲淹以一言忤宰相遽加貶竄况前所言者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乎陛下既優容之矣臣請追改前命太子中允尹洙自訟與仲淹師友且嘗薦已願從降黜館閣校勘歐陽脩以高若訥在諫官坐視而不言移書責之由是三人者偕坐貶明年夷簡亦罷自是朋黨之論興矣仲淹既去士大夫爲論薦者不已仁宗謂宰相張士遜曰向貶仲淹爲其密請建立皇太弟故也今朋黨稱薦如此

柰何再下詔戒敕仲淹在饒州歲餘徙潤州又徙越
州元昊反召爲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改陝西都轉
運使會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進仲淹龍圖
閣直學士以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使釋前憾
仲淹頓首謝曰臣鄉論蓋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延
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
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
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
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
人分爲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

禦賊時塞門承平諸砦旣廢用种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大興營田且聽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明年正月詔諸路入討仲淹曰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也況邊備漸修師出有紀賊雖猖獗固已懾其氣矣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若臣策不効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

害屯兵營田爲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挈族來
歸矣拓疆禦寇策之上也帝皆用其議仲淹又請修
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候城十二
砦於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久之元昊歸陷將高延
德因與仲淹約和仲淹爲書戒喻之會任福敗於好
水川元昊答書語不遜仲淹對來使焚之大臣以爲
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之宋庠請斬仲淹帝不聽
降本曹員外郎知耀州徙慶州遷左司郎中爲環慶
路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爲助
而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道事尋露仲淹以其

反復不常也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
人馬爲立條約若讎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
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爲理輒質縛
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馬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
每戶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爲
給食即不入砦本家罰羊二全族不至質其首領諸
羌皆受命自是始爲漢用矣改邠州觀察使仲淹表
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
臣爲龍圖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觀爲伍第恐爲賊
輕矣辭不拜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

中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
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
令之版築皆具旬日而城成即大順城是也賊覺以
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旣
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明珠滅
臧勁兵數萬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上言曰二族道
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已喪師平時且懷反側今討
之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
未艾也若北取細腰胡蘆衆衆爲堡障以斷賊路則
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無憂矣其後遂築

細腰胡蘆諸砦葛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衆六千由邠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始定川事聞帝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吾無憂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仲淹以軍出無功辭不敢受命詔不聽時已命文彥博經略涇原帝以涇原傷夷欲對徙仲淹遣王懷德喻之仲淹謝曰涇原地重第恐臣不足當此路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

涇原之師爲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矣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孫沔亦可辦集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其言復置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以仲淹韓琦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仲淹爲將號令明白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心接之不疑故賊亦不敢輒犯其境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王舉正懦默不任事諫官歐陽脩等言仲淹有相材請罷舉正用仲淹遂改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

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參知政事會王倫寇淮南州縣官有不能守者朝廷欲按誅之仲淹曰平時諱言武備寇至而專責守臣死事可乎守令皆不得誅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乂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大善者不遷內外須在職滿三年在京百司非選舉而授須通滿五年乃得磨勘庶幾考績之法矣二曰抑僥倖罷少卿監以上

乾元節恩澤正郎以下若監司邊任須在職滿二年始得蔭子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閣職任子之法無冗濫矣三曰精貢舉進士諸科請罷糊名法參考履行無闕者以名聞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上皆取詔裁餘優等免選仕官次第人守本科選進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責實矣四曰擇長官委中書樞密院先選轉運使提點刑獄大藩知州次委兩制三司御史臺開封府官諸路監司舉知州通判知州通判舉知縣令限其人數以舉主多者從中書選除刺史縣令可以得人矣五曰均公田外

官廩給不均何以求其爲善耶請均其入第給之使有以自養然後可以責廉節而不法者可誅廢矣六曰厚農桑每歲預下諸路風吏民言農田利害堤堰渠塘州縣選官治之定勸課之法以興農利減漕運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隳廢者可興矣七曰修武備約府兵法募畿輔疆壯爲衛士以助正兵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省給贍之費畿輔有成法則諸道皆可舉行矣八曰推恩信赦令有所施行主司稽違者重寘於法別遣使按視其所當行者所在無廢格上恩者矣九曰重命令法度所以示信也行之未幾旋即